

非

新闻

NON-NEWS

吉建芳·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家老师谈读书 执著的力量 当梦想照进现实和倪萍聊《姥姥语录》

人文语录

缘是个什么东西

赵季平和

《红高粱》仓促渭南行

《军中容若》徐剑

小议红孩的散文评论

和濮存昕聊环保

任林举的玉

和毕淑敏

《谈情说爱》

叶廷芳的水电情

风雨汉中行

我与劳模面对

党何西来 幸福的周明

文学大奖的新闻人

听蒋子龙讲课

朝被蛇咬 多久怕非绳

散记丹凤行

老小孩石英

听刘震云谈母亲

梁秉堃老师

宝鸡采风花絮

『人努力，天帮忙！』

地震也是一堂课！



非 NON-NEWS
新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新闻/吉建芳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008 - 5161 - 5
I. ①非… II. ①吉…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552 号

非新闻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安 静
责任校对 孙乃伟
责任印刷 马东旭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 (总编室)
010 - 62382916 (职工教育分社)
010 - 82075964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05996 82075964 (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2916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x1194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挑选在这里的文字，其内容全都与我深深热爱的新闻职业有关。天性愚钝，木讷腼腆，极不善言辞，却又在现实中以新闻为业。虽然这新闻的圈子其实很窄，多数情况下，仅限于本企业。

小时候，在县广播电视局担任记者的父亲，偶或用他手中的相机，给我们姊妹们拍摄几张照片；茶余饭后，也会讲述关于工作的一些情况，那些让他感动的新闻事件，和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以及一些并不默默无闻的事。我不能知道，那些断断续续又零零散散的往事，是否给蒙昧时期的自己，从此播下了热爱新闻的种子。

1993年7月，怀揣西安电力学校热能动力设备专业的毕业证书，我踏进延安市以北约二十公里的小镇电厂后，意外成了一名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几年后，由于某种原因，那家曾辉煌一时的企业前景黯淡，总想写东西的我，开始将手中的笔，由新闻转向了文学。

七年后，命运安排我到离家乡更远的一座城市谋生，依旧是新闻。又一个七年后，回到当初求学时的省城，工作情况稍有变化，却仍是新闻。一个又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我问自己，下一个七年，将又会飘向何处？大约三年半时的一天，接到国家电网报社一位编辑朋友的电话……

每每和母亲促膝相谈时，她总是念叨说：小时候，你虽然很胖，看起来也很结实，但就是一直生病，生病，总是在吃药、打针。有几次，都以为你救不过来呢！每次说到这里，我都安慰母亲：这么说，我活过来后的每一天，不论怎样活着，人生都是很值得的。因为，咱赚了！

而此刻，我工作在京城仅存的一段城墙边，楼下即是繁华闹市。有时，我会伏窗眺望它的伤口，想想它的过往，还有我的。

新闻本是易碎品，生命更是。

这里收录的文字，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两年多来采写“名家谈电”栏目的一些边角料和琐记、补记等，其中的少部分文字，曾发表过，或是作为博客贴在网络上。记录了这个栏目稿件采写的喜乐和我的一些新闻足迹。是为：采访手记。

第二部分，是与我的新闻采写工作和报刊编辑工作有关的一些人和事的记忆，也有一些是在图书馆听讲座后的印象留存。是为：采写杂记。

第三部分，是2008年策划并组织实施的“陕西作家赴电力采风”活动记录，之前，曾被选编于《盛世光明》一书。是为：采风笔记。

——如是，便合成了这本《非新闻》。非：不，不是。新闻：泛指社会上最近发生的事。“非新闻”呢？你看了就知道了。

2011年8月，写于北京崇文门

非NON-NEWS 新闻

【采访手记】

- 002 当梦想照进现实
- 004 不画漫画的漫画爱好者
- 006 不老的李老师
- 008 缘是个什么东西
- 010 莫伸的多彩人生
- 012 执著的力量
- 014 拿文学大奖的新闻人
- 016 “我曾是电子管厂的工人！”
- 018 幸福的周明
- 020 和濮存昕聊环保
- 022 善良依旧的凯丽
- 024 何建明的黑暗记忆
- 026 电影院美工武建军
- 028 和毕淑敏“谈情说爱”
- 031 他和电网一家亲
- 033 乡党何西来
- 035 叶廷芳的水电情
- 037 老小孩石英
- 039 徐刚的忧郁与忧患
- 041 听蒋子龙讲课
- 043 和倪萍聊《姥姥语录》
- 046 一朝被蛇咬 多久怕井绳
- 048 “军中容若”徐剑
- 051 珍惜拥有，电或者其他
- 054 那个揶揄皇帝的人
- 056 “有了电，眼睛亮，心里也亮了！”
- 058 赵季平和《红高粱》
- 062 美丽的树荫
- 064 电和音乐是好兄弟
- 066 怀念阡陌里的电线杆
- 068 文学·电·水稻
- 070 从文学青年到青年作家

当梦想照进现实

一场秋雨飘落，遍地落叶飘零。这个秋天还是到了。

秋晨，推开窗户，望着窗外雨后即将转晴灰色的天空，还有笼罩在晨雾中的同样灰色的城市建筑物，数日来跌宕起伏的心情终于可以平静一些。在“人努力、天帮忙”的情况下，对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采访终于有了结果，交了差。回想几个月来的反反复复和曲曲折折，此时的心情用“一言难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副刊版面上见到贾平凹写的关于奇石的小品文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喜欢不属于莫名。当时的我还未对文学表现出有多么喜好，尚未有文学梦。只是觉得他的那些小品文字很真实，词藻也不很华丽，数百字的短文，悠悠地叙说一种情绪，一种感受和一些心得。不说教，不夸大，如同挚友间的谈话，少去了不必要的那些客套和寒暄，也无需在言语上过多修饰，似涓涓细流，润泽读者的心田。

对于贾平凹来说，16年前他的长篇小说《废都》引起颇多争议，随后被列入禁书的行列，16年来，围绕这部书的各种议论时断时续，一直未曾停歇过，而他的其他创作却源源不断且频频获奖。他不但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坐上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头把交椅，而且《废都》在被禁16年后终被解禁，时间其实最能说明一切。对于我来说，16年前刚刚走出校门，还不曾对文学表现出多少兴致，16年后的我，陆续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也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游走，在新闻和文学之间》，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的会员。

而我对他的采访，因为文学，更因为电。

从这个盛夏开始，我们陆续动用一些关系，希望能够尽快完成这一任务。常常在忙完编辑工作之后，发短信、打电话，和许多熟识或不熟识的人们见面。时间在一天天飞速逝去，任务却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而“逼债”的电话却是一次比一次急切。在“逼债人”催促我的同时，我也在一次次催促一些中间人。一次次满怀希望，一次次化作泡影，一次次以为柳暗花明，一次次仍旧是山重水复，所有人都心急如焚却也万般无奈。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再经多方打听后确知他当时恰好在书房时，在朋友的



2009年9月15日，陕西西安
摄于贾平凹的书房

贾平凹
2009.9.15
我作并不多，理合过，但
一旦读了电，我才知
道它之重要。电是现
生活之生命。

签字笔，素描本
22cm×30cm
2009年9月15日



2009年9月15日，陕西西安，摄于贾平凹的书房

建议下我直接短信于他，表明“就十多分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期待您的回复”云云。半小时后他回复“我在乡下老家写长篇。免了吧！”我当时的心情何止用“复杂”二字就可以概括得了。不论此前费了多少心思做过多少努力，没有结果一切都等于零。我一遍遍地看回复的短信，区区十数个汉字，却如同巨大的磐石，无情地砸在我脆弱的心上，实在无法承受，也不愿意相信这个现实，好想冲出办公室到无人处大哭一场。可是痛哭又能怎样？！流泪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么多年来因为遭遇的挫折和坎坷流了无尽的泪，度过了多少个不愿再忆起的不眠之夜……不是还有一个多星期嘛，再努力吧！我惟有在心底偷偷给自己加油。

下班后，同事们陆续离开，擦掉眼角的泪，我让自己强打精神继续和其他朋友联系。终于，一个朋友答应以半公半私的借口带我进贾平凹的书房去，能够进门就说明此次采访将又有百分之五十成功的可能。朋友和他约好见面的时间后，告诉我准备一些礼物，不一定很贵重，但是一定要以情动人，我赶紧按照她的建议尽快实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在喜忧参半和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天色蒙蒙亮就起床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时间在一分一秒快速逝去，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实施，谢天谢地！我们如约敲开书房的门时，贾平凹微笑着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这已是一年时间里我们的第四次见面。前面的三次谋面全都是意料之外的，惟这第四次却艰难异常。那一瞬间，我忍不住想起一些桥段关于“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的叙说。

小时候我们都在课本上学过《小马过河》这样一则故事，这个道理很浅显的童话故事实则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当天的采访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俱佳，在他的书房，我们三个人聊文学、聊漫画、聊“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也聊采访、聊诸多媒体和各行各业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宣传报道，还聊到孩子的成长和上学。当然，也聊电力。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几乎一直在惶恐和局促中度过，这种不安没有多少原因是因为一个文学爱好者面对一位著名作家，或者是一个正在创作途中艰难跋涉者面对文化界知名人士，更多的原因来自于采访。担心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见面会不会因为设备“掉链子”或者自己的不慎而影响到效果，因为在十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这样无法弥补的遗憾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关键时候。

由于朋友的巧妙周旋，也或许由于自己文学爱好者的身份以及言语的真诚，或许也由于无意中带去的小猫同学的素描本，或是精心准备的那份很受他喜欢的小礼物。总之，我们的交谈十分愉快，贾平凹还欣然邀请我们参观了他那如同博物馆一样的书房。这些都是我人生旅途的一笔财富，须永藏心间。

贾平凹

09.9.15

人文语录
徐剑
小议红孩的散文评论
和濮存昕聊环保
王木羊

不画漫画的漫画爱好者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贾三包子”。有时，陕西省漫画研究会的活动结束后，大家会在西安市回民街的“贾三灌汤包子”馆就餐。楼梯旁边的墙壁上，悬挂着许多陕西乃至全国文化名人为灌汤包子的题字或题画，也有一些是文化名人们和民族企业家贾三的合影。而那些文化名人中，有一些就是漫画人，比如：华君武、方成、丁聪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最早知道贾三灌汤包子，就是从门口的招牌上；最早认识贾三，就是从饭馆墙壁的照片上。

后来才知道，这些餐饭大都是免费的。只因身为贾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贾三喜欢漫画，愿意为漫画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一次又一次去吃贾三灌汤包，每次都小心翼翼，总是担心一不小心会将汤包中的汁液滴洒在衣服上。一顿民族特色吃食，总是吃得很不轻松。

之后，在漫画研究会的一些活动上，应该也见过贾三本人吧？！只是印象并不深刻。却总是会从李乃良老师那里听到关于贾三的一些事。当然，李老师称呼他为“贾总”。后来，李老师受聘于贾三，在贾三的公司拥有一间办公室，陕西漫画研究会的办公地点就从李老师家移至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我到西安工作以后，有时会接到李老师的电话，或是发来的短信，通知到那里去开会，商讨一些关于研究会的事情。李老师曾指着他办公室对面那个总是闭着的门说：这是贾总的办公室。哦！却从未见过贾三出出进进，或许恰好不在，或许他忙于自己的事业，也不便打扰我们吧？！偶尔，我会如此偷偷猜测。

那个盛夏，又接到一位编辑朋友的紧急约稿电话时，我立即和李老师联系，李老师一口答应。放下电话之前，我突然就想起了贾三，他不是和李老师刚好在一起办公吗？遂赶紧问李老师：贾三在办公室吗？在呀！那麻烦您告诉他，我很快对他有个采访，和刚才给您讲的采访内容一样，让他不要离开，我搁下电话很快就从东门外过来。

当我从拥挤的公交车上下来后，在艳阳下的朱雀大街上一路小跑，到达西安市顺城南巷十三号的西安贾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进公司总经理的办公室，还未来得及开口，贾三就指着墙上的空调对我说：“幸亏有你们的电，房子里比外面凉快多了！”有他这句话，加上房子里空调的作用，我顿时觉得凉爽多了。于是，很快进入正题。

几天前刚刚从上海参观世博会归来的贾三侃侃而谈。他说，我在去世博会之前，去欧洲考察了半个多月。回来几天后又去了上海世博会，还参观了国家

电网馆。参观回来就很快组织召开了店长一级的会议，然后，把各个店里所有的灯具全部换成了节能灯。看到我诧异的神情，贾三接着说，这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参观，我的感受真的很深。

贾三还谈到自己在欧洲考察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和真实感受，

谈到自己对公司厨房使用的炉灶，经过多次试验后进行技术改造，改为复式的。烧火时，下面炒菜，上面热汤，再利用炉灶后面的余热加热温水。仅利用余热烧循环水这一项，一年就节约电费3万多元，给企业节约了资金，降低了经营成本，也得到企业员工和同行的普遍认可。他说，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从各个方面去考虑。自己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节能举措。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合理配置资源，努力降低成本，在不涨价的情况下达到提高企业效益的目的。他转而又说，这一点应该和电网企业倡导的“节能降耗”不谋而合吧？！

“贾三包子”作为一个民族企业，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成为名吃、名店，成为西安的名片、陕西的名牌（目前正在“申遗”），可以说在节约能源方面没有少下功夫，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电。离了电，我们的企业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离了电，我们的社会无法进步，更谈不上繁荣。

把环保和节能，把企业发展和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说，在我采访的名家中，仅此一人。

贾三，名志亮。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称“贾三”。



2010年7月5日，陕西西安
 摄于贾三的办公室

节能环保
 从线做起
 从企业做起
 坊上贾三10年5

签字笔，企业便签纸
 14.5cm×21cm
 2010年7月5日

不老的李老师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是很早以前就流行的一句广告语，也是许多女人的梦想。当然，偶尔也会出现在体育报道中，只是后面多会加上“咋回事？”三个字。想必懂体育的人大都略知一二，不再赘述。而我在这篇小文中所讲的李老师就属于这种情况。从初认识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个年头。可是时光流逝，日月更迭，早已退休的李老师却并不见老，而且发邮件、聊QQ，愈发地“潮”。

李老师名叫乃良，曾是陕西省图书馆的一级美术师，而许多人知道他或认识他，多是因为漫画。我亦然。

1998年秋，在陕西的一个漫画活动上我认识了李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此类活动，许多人都很陌生，也不敢主动和别人说话，只是一个人悄悄地看展览。开会时，找了距离会议中心最远的一个角落，静静坐在那里听大家讲话，觉得新鲜、好奇又紧张。

后来，不知哪位老师点名让初来乍到的我发言。天哪！那真叫一个怕啊。我心里一紧张，嗓子就发干、发涩，本来就不大的声音更是像蚊子哼哼一样。我敢保证，哪怕坐在我附近的人，也一定没有听清楚我嗫嚅着究竟嘟囔了些什么。不确定是不是李老师，因为坐得远也看不清楚，更因为人傻眼拙，第一次见那么多人根本就记不住谁是谁。只是记得一位老师的头发很有特点，清一色的灰白，灰白得很均匀，且从前往后蓬蓬的。

后来知道李老师原来也是陕北人，心里一下子觉得亲近了许多。

再后来，每次到西安出差，只要有时间，我大都会去拜访李老师，向他请教一些漫画方面的问题。对于别人也许老师稍加点拨很快就会开窍的事，我却不能，许多时候一些看似很简单的问题，我可能会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去问，甚至刨根问底，简直愚不可及。只是李老师从来也没有厌烦过，有问必答。有时，看到我茫然又似懂非懂的样子，就又会再讲一遍。唉！

而李老师的老伴总是在一旁端茶倒水，或是做点什么陕北吃食给我。渐渐的，我都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哪有向老师请教学习后还顺带蹭顿饭吃的。有时就尽量不去联系李老师。

朋友！
李老师
乃良

毛笔，宣纸
20cm×30cm
2010年7月5日



2010年7月5日，陕西西安
摄于李乃良的办公室

后来，我的一些漫画受到我国漫画界泰斗华君武的批评。李老师知道后，担心我画漫画的积极性受挫，几次三番写信或电话安慰，希望我能够客观地看待华老的评价，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画下去。还给我讲一些漫画人的往事，勉励我，帮助我。正是因为有李老师这样一些老师们的倾心相助，我才能在漫画这条道路上坚持下来，并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陕西漫画50年前夕，陕西省漫画研究会计划出一本资料性的书籍，有大量资料需要打印和扫描。为了给研究会节约资金，李老师自费买了一台电脑，配了一台扫描仪，就在自己家里开始一边搜集资料一边打印、扫描。令所有人都意外的是，李老师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只是徒有一片热心而已。他很快学会了在电脑上打字，虽然打字的速度并不快。之后，他又学会了发电子邮件。再后来，他已经可以扫描资料。一天，接到李老师的电话，他问我的QQ号码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李老师也太牛了耶。

其实之前，李老师已经把他家当成了漫画研究会的办公室，不但提供场地，而且还供水供茶，有时到了饭口还兼做免费食堂。

后来，许多老师都说，一本《陕西漫画50年》，让李老师至少年轻了十岁。其实大家说的有道理，但不全对。因为漫画，李老师年轻了不止十岁。

当那天突然接到紧急约稿电话时，我问编辑朋友：采访陕西漫画研究会会长可以吗？可以啊！OK，那这次就采访他吧？！好啊。

于是，便有了那次采访，和那次采访后愉快而又简单的午餐。



2010年7月5日，陕西西安
摄于李乃良的办公室

缘是个什么东西

我在自己的长篇散文《遇见你是我的缘》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玩具城》，是他的一首诗歌的标题，也是他的一本诗集的书名。

书封的他，面无表情。

平静。平静得甚至有些冷漠地看着镜头，也看着正在看书的我。目光犀利，洞察一切，仿佛能看得到人的内心。我竟不敢与他对视。

他在俯视。四十五度吧？！或者角度更小。

从未见过这样的书封，只一张男人的脸，就占满整个封面，而且是以这样的姿态。这张脸不曾薄施粉黛，不曾被精心修饰或保养。就那样简单而纯粹，棱角分明，阳刚坚韧。自信，且隐隐有一丝霸气。

.....

他的名字叫阎安。以前或许知道，也或许不知道。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我从不曾对文学有过多的梦想，也极少给纯文学期刊投稿，更很少关注所谓文学圈的事。而他，经过“南征北战”后，落脚在文学双月刊杂志《延安文学》，担纲掌门人。之后，又接管大型文学月刊《延河》。于工作，于爱好，我们的人生轨迹似乎都不太可能发生任何交集。可是，这世间的许多事还真不好说，我们竟意外在一个活动中认识了。当然，他是被众星捧月的那种，被主办方和各路文友簇拥着，走到哪里都处于核心位置。我自是属于边缘化的那一类，在那样一个各路英雄豪杰聚集之地，自然也无人追捧，唯一的快乐就是让自己吃好玩好，不虚此行即可，别无他求。好在这一一直是自己的常态，倒也不觉得有何不适。

期间，他在给其他人签名送他的新诗集时，顺便也给我签了一本。当他穿过偌大的会议室走过来递给我时，我还是有些小小的意外。也觉得似乎有些对他不住，因为自己的书带的有点少，不能回赠于他。

活动结束后不久，他邀我对新改版后的《延河》提一些建议。我顺便送自己的散文集《游走，在新闻和文学之间》给他。他翻了翻说，如果这本书摆在书店的书架上，人们假如买它，一定是因为它的设计，而不会是因为书的内容。对于他的评价，我略觉诧异，却也在心里颇为认同。因为那些若干年前的文字，自己如今看来都觉得稍显稚嫩，因而觉得他是一个极坦率真诚之人。

这样的人，值得交往。

某天，又被编辑朋友催着要稿子时，突然就想起了他。顺便从网络上搜索

和毕淑敏
谈情说爱
风雨汉中行
我与劳模



2010年9月18日，摄于陕西铜川玉华宫

关于他的资讯，这才发现他其实早已门里开花却门外香飘万里，遂火速联系采访事宜。那个暮秋的午后，按照约定时间踏进他书房的门。病中的他强打精神，倚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徐徐道来对电的种种感受和那些早已蒙尘的人生过往……因为此前已经通过电邮发给他采访提纲，无需多问，他依次按照提纲中的问题作答。这是这个栏目此前唯一没有悬念和太多障碍的采访，也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交流。

身为诗人的他，阅读庞杂，经历传奇，善于思考，使得他语境独特，思想深邃，异于常人。多数情况下，我只是担当一个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角色。而能借工作之便如此近距离地接受一位智者的熏陶，其实也是自己之幸。

当这一切结束步出他的书房时，日头早已偏西。

踩着地上那些或黄或绿大大小小的树叶行走，轻轻地发出“沙沙沙”的声响。这声音很近，却又很远。这声音似真，却又似幻。

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来，采访了无数优秀和先进人物，也采访过不少某个领域的精英人物。这许多次的采访，其实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一次次洗礼和锤炼，对自己的人格也是一个渐次提升的过程。我不能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何方，但我会沿着自己心中的方向一直朝前走下去。

走！

我们是电时代的孩子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徐剑 10.26
2010

签字笔，书籍空白纸
16cm×19cm
2010年10月26日

阎安·庚寅秋月

钢笔，打印纸
29cm×21cm
2010年10月29日

莫伸的多彩人生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陕西省电力公司策划实施了一个大型作家采风活动，因为计划中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莫伸便被拉进采风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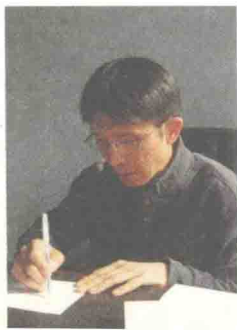
活动结束后，我们会偶有联系，有时也会在一些场合遇见。我应邀参加过他的数字电影《支书和他的媳妇》试片会，和朋友一起去他的另一部数字电影《青春集结号》的拍摄现场。亲眼目睹数字电影的拍摄过程，亲身感受荧幕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种种艰辛，也顺便在片场给他拍了一些还算将就的工作照。

人们大都喜欢“杀熟”，这“杀熟”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完成一些硬性任务。比如：采访。

前一天下午预约时，莫伸刚好在西安。他说，自己两天后又要去外地。而当他把日程梳理后，确定次日上午十点前的一个多小时可以实施。我早早做好准备，上班前就赶往他在陕西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办公室。不料途中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突然有一个紧急会议必须参加，让我迟来一会儿，或者另约时间。对于莫伸这样一个大忙人，再约就不知又要到什么时候去了，我决定干脆在办公室等他。

工作人员打开莫伸办公室的门，我推门进去，大玻璃窗外的冬日暖阳立刻洒满整个房间。墙上张贴着他的两部数字电影的海报，颜色艳丽，色泽明快。在等待的过程中，闲来无事，也是出于好奇吧，我轻轻打开莫伸办公室的书橱。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翻看，是本省的一份期刊，封底是一位作家笔下的民歌手。文中慨叹“很多人以为优秀人物的优秀天经地义，而且这种弥漫着生活况味的优秀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从没有考虑，再优秀的人物都会随风而逝，再有才能的艺术家，如果不经保护和挖掘也会自生自灭……他有庸俗的一面，但恰好就是他庸俗的地方我们达不到。”

随意的翻看中，又从另一本期刊中意外看到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一篇近作——《写给母亲》。那是作家饱含热泪的亲情散文，读后让我唏嘘和愧疚。心，有些潮湿。因为贾平凹说：“任何人，亲人去世后都有遗憾，觉得生前不够孝敬，每个人都是……”



2010年11月16日，
摄于莫伸的办公室，
陕西西安

电报是光明。
希望电力人能保持对物质和精神
建设的双重同时“供电”，让人民群众更
多地享受到光明和灿烂！

莫伸
2010年11月16日

签字笔，打印纸
29cm×21cm
2010年11月16日



电影是人类走向现代生活的
桥梁和平台。

莫伸
2010年11月16日

签字笔，打印纸
29cm×21cm
2010年11月16日

2010年11月16日，陕西西安，摄于莫伸的办公室

在等待的过程中，才从其他书中知道莫伸原来是个老三届，而且他以陕西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身分，正在为老三届们做着许多极有意义的事。他在多个领域担任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创作颇丰，也收获多多。他的小说、他的纪实文学、他的电影几乎拿遍了国内的各大奖项，而他本人却一直谦逊低调不事张扬。还记得春天去片场观看影片拍摄后返回的车上，剧组司机说过的话“我们导演是个好人，在这个圈子很少见……”

终于，长长的会议结束了。

简单的寒暄过后，莫伸竟拿出两张写着字的纸来，原来是他根据我的采访提纲拟写并打印的一些文字，我大体浏览了一下，这不就够了嘛？！很全活哦。但是两个小时的苦苦守候，不能采访还没有开始就这样悄然结束，也太亏了，还是请他随便聊聊。大约半小时后，总感觉办公室门口有人在窥视，而他也略显焦灼。询问才知道，是另一拨人也早在“候场”了。只得很快结束，并按规定给他拍照，请他站在电影海报前，借此也顺便宣传一下他的电影。海报贴得实在有些高，我们不得不搬来一些期刊和书籍垫在他的脚下。而为了和他的视线平齐，我只得站在椅子上拍摄……

再说几句题外话。

之后，征得贾平凹的同意，把他的散文《写给母亲》作为《国家电网报》“亮·创作”改版后的主打栏目——2011年新开设的“名家名作”栏目的开栏之作，放在版面头条位置。同时，配发了青年漫画家、《华商报》美编沉石为他画的一幅漫像，自己拟写了一小段纯属狗尾续貂的点评。那一期报纸还处于大样阶段时，一位同事从报纸编辑系统看到这篇文章，顿时潸然泪下，当即决定：无论困难多大，也要回老家过年，去看看好久未见的老母亲。我不敢说这篇文章一定还影响到其他人的一些现实，但这样的可能也不会没有。

再之后，2011年5月，这篇散文在第三届“漂母杯”全球华人母爱主题散文大赛中获一等奖。作为行业媒体的文化记者，我去采访此活动时，对采访过的著名作家石英有了进一步了解，预约了对著名作家陈祖芬的采访，两位老师均获大赛荣誉奖。成功采访到凭《姥姥语录》（节选）获大赛一等奖的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与她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交谈。见到编发过其两篇散文、也获一等奖的著名作家肖复兴，还有多位曾神交已久的作家。

执著的力量

那天中午和几位老师文友们小聚，我怎么都不会想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雷涛竟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旁。

总是一再地被编辑朋友们逼着要“名家谈电”栏目的稿子，而意外巧遇名家，此等机会怎可轻易放过。遂将自己的采访意图用短信发至一起进餐的老师潘飞，潘老师收到短信后，当场就和雷涛沟通，不承想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当时心里那个乐呀，甭提有多高兴了！当雷涛知道我的名字后，笑着说：“我以前的名字里也有一个‘芳’字，看来咱俩还是有缘。以前多次见过面，这次才第一次说话。”

那顿饭所有人都吃得异常开心，因为那已经不是一顿普通意义上的午饭，加入了许多元素：文学，书法，绘画，民歌，中俄友谊。自然也谈到一些电力人和电力事。

饭毕，雷涛兴致勃勃地邀请大家去他的书房参观，计划在参观结束后接受我的采访。于是，我们一帮人涌入雷涛位于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的书房“三益堂”。一踏进书房的门，大家立刻被四壁雷涛各种形式的书法作品深深吸引，一个个由衷地发出“啧啧”的赞叹。雷涛也是一性情中人，兴之所至，他欣然提笔给每个人题写了一幅字。用笔的酣畅淋漓，如同驰骋疆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将军，磅礴大气，万丈豪情。期间，有人遗憾没带相机，无法拍下自己近观雷涛书写时的照片以作纪念。

因距离单位不太远，我也曾想过迅速回去取相机来拍照，可又担心在自己取相机的过程中，雷涛因故被人请走，让这么好的采访机会化为乌有。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拍照的遗憾以后再弥补，当下重要的任务是完成采访。

就在雷涛给文友们题写书法作品的当儿，另一拨人也来书房找他。他打过招呼后，让来人在门口稍候片刻。于是，我的老师和文友们在拿到雷涛题赠自己的书法后，就相继告辞离开。雷涛客气地对我说：来人就是要几幅字，他很快写完就接受我的采访，让我再等一会儿。于是，我就站在他书房门口的阳光里，静静等候。

一会儿，这拨人出来后，很快又进去另一拨人。其实前一拨人还未走出门，后一拨人已经站在他的书案旁了。

期间，雷涛安排工作人员打开他书房旁边一个大房间的门，让我在里面坐着等候。我顺便欣赏了房间四壁悬挂和地上摆放的诸多名家书画作品，又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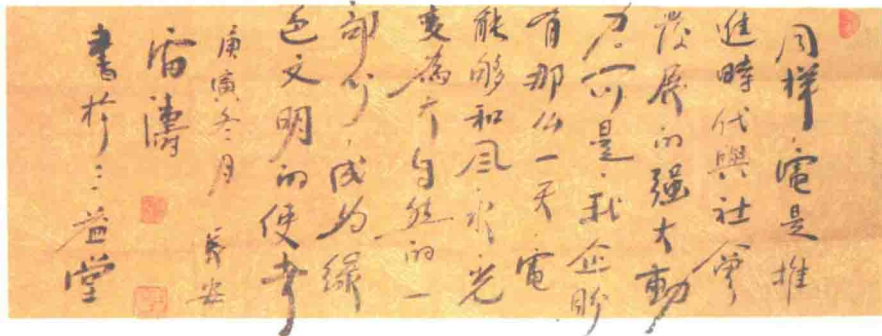


口的书架前取了一本画册翻阅。眼看着午后的暖阳已经开始向西偏斜，我不无焦虑地走到他的书房门口，探头向里面张望。恰好被雷涛看见，他歉疚地说：“让你久等了！但是还得再等一会儿，他们很快就走了。”

于是，我轻轻在他书房门口的厅廊徘徊，假装漫不经心地观赏水泥护栏上摆放的几株盆景。斜阳里，几个工作人员坐在木椅上闲闲地扯着什么。

这时，又一拨人来到雷涛书房门前，径直就走了进去，看来也是提前就约定好的。不管怎么说，我的采访也算是约定好的哦！总不能一再地“再等”。心里这样想着，干脆就站在他书房门口，不再走动，而且假装不经意地一会儿往里瞅一眼，一会儿往里瞅一眼。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快速逝去，雷涛终于从众人的包围中抬起身，对他们说：“门口这个女记者已经等了很久了，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我还是先接受采访吧。”采访开始前，雷涛很认真地对说了我这样一句话：执著的人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我终于在下班前，怀着复杂的心情采访了雷涛这位陕西作家的领头羊，也算完成了又一个任务。



毛笔，宣纸 20cm×60cm 2010年11月24日